

社会学语境下设计研究与设计管理的多重使命

张妤静

(巴黎法语联盟西安中心, 西安 710069)

摘要: **目的** 明确设计研究与设计管理在当下的多重使命。**方法** 在纵向上, 从设计史书写方式的嬗变, 分析其对哲学、社会学观点和范式的借鉴; 在横向上, 主要以法国社会学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习性”及“资本”社会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 阐释设计广泛参与社会建及社会关系的意义, 通过经纬交织、层层递进的方式, 结合后工业时代设计实践的具体情境, 进一步剖析设计管理, 设计领域的新兴学科对当代设计的具有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及伦理批判的多重意义。**结论** 结合当代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现状进一步提出设计管理这一新兴学科应高度关照设计的社会责任与伦理价值, 即通过与商业管理的结合, 不是为了创造资本盈利, 而是让设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 设计史; 设计社会学; 设计管理; 皮埃尔·布迪厄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20-0039-04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20.007

Multiple Missions of Design Research and Design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Sociology

ZHANG Yu-jing

(French Alliance of Xi'an,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efine the multiple missions of design research and design management in the present era. Longitudinally, it analyzed its reference to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views and paradig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design history. The sociological concepts of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which were raised by a French sociological theorist Bourdieu, were used as analytical tools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sign widely involved in soci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way of weaving warp and weft,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design practice in postindustrial era, commercial value, humanistic value and ethical critical significance of design management to contemporary design were analyzed. After all, the new discipline of design management should be further proposed tha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al value of desig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is, to combine it with business management. It is not to create capital profit, but to better serve the society.

KEY WORDS: design history; sociology of design; design management; Pierre Bourdieu

当下的设计概念不仅被看作一项专业实践, 而且是一门集社会、文化、哲学、心理研究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相应的设计理论研究也呈现出以宏观的设计史为基础, 同时借鉴人文社科研究的范式与理论工具进行微观分析的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 面对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下产生的一系列生态危与道德危机。自 20 世纪 90 年代, 设计研究领域强调设计行为应积极关照社会责任的声音愈加强烈, 设计管理作为设计

行为与理论、设计师与社会之间的纽带, 往往更加直接、广泛地实现这种关照。

1 从“设计史”到“设计社会学”

设计的概念诞生于 17 世纪的英国, 在最早的英文字典《Robert Cawdrey's Alphabetic Table of Hard Words》中首次在词源学内定义了设计的概念, 但是

收稿日期: 2018-06-03

作者简介: 张妤静 (1987—), 女, 陕西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史。

设计的行为因其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相关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就古已有之。如果把设计等同于造物,那么一切人造物皆可视为设计作品,设计史也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史。由于设计作品的艺术表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计史都依附于艺术史,即使后来前者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仍在书写方式上沿袭着后者的体例。

20 世纪 30 年代,英籍德裔设计史学家佩夫斯那出版了《现代运动先驱——从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被认为是设计史写作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设计史的叙事模式。在这本著作中,佩氏将艺术设计看作艺术活动的一类,总的来说仍是以艺术史的角度,以线性的编年史为脉络,强调设计的艺术性、设计师、著名案例在设计通史中的地位 and 影响,其以风格划分为断代依据的叙述方法,实际上再现了西方美术史^[1]。

20 世纪 80 年代,同为英国设计史学家阿德里安·福蒂的《欲求之物:1750 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这里简称《欲求》)横空出世,这部设计史著作打破了 50 年以来稳固的艺术史书写方式,不再关注某种设计风格,并将受佩氏和赫伯特·里德推崇的“好的设计”视为设计史领域的精英主义^[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等文化理论的兴起,设计史研究也呈现出向社会学交叉的趋势,福蒂的《欲求》正式对这种态势的反应。福蒂摆脱了以风格研究和形式主义的设计史思路,线性设计史与社会设计学对照见表 1,着眼于设计主体外的社会结构形态,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对整个设计的性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下,设计是产品形成多样化和分类化的一种方式。在一个非竞争环境中,如社会主义环境中,计划经济则认为多样化是不必要的,因此,在不同环境中设计拥有不同的角色^[3]。在《欲求》一书中,“社会环境”不在等同于“背景”,而是研究的框架与结构。

表 1 线性设计史与社会设计学对照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linear design history and sociological design

	线性设计史	社会设计学
研究主题	著名设计师及案例	社会学为框架结构下的设计
研究方法	风格研究、 形式主义	社会学、伦理学等 交叉学科范式
代表学者	佩夫纳斯	福蒂、马格林、米歇尔

福蒂可以看做设计史研究的一个转折,沿着后现代主义思潮,20 世纪 80 年代后,后资本社会、文化工业、性别研究、网络文化等社会性议题逐步被引入设计史的写作与批判中,设计社会学应运而生,它认为设计研究不仅是一个溯源的问题,而且是作为一个载体来探讨人、物、社会 3 者之间的关系,还原设计

的本质即“为谁设计的问题”,在完善设计理论学科建设的同时,更加关照其对设计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更具“双重指导性”。美国设计史学家托马斯·米歇尔在《设计新思维》中通过意义的灌注、设计新视野、设计使用者的介入、提高设计认知、设计脉络的考量、策略性思考及设计的反思 7 个方面,试图通过历史的写作来分析设计中的交叉知识领域,串联、整合设计的概念与意义^[4]。

2 设计社会学中的场域、习性与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了社会学领域的解读,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当代设计作为一个与文化、生产、价值(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紧密相关的概念暗合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特性,而谈到布氏的社会学理论就必须结合他的另外两个重要理论,即场域和习性,在具体研究中,布氏通过“关系分析”、“流通”将资本、场域和习性 3 者统一起来,克服、超越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和二元论,系统地阐述了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

布氏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个体,而是由数个个体构成的场域,场域又包括经济场、文化场、政治场、艺术场、宗教场等,它们之间平行分布又彼此叠加,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加宏观的场域,一个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综合关系结构。设计行为首先是一个实践行为,习性这个概念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在他之前关于实践的理论大体可归于两种:一是把实践仅仅看作是构成性的,如梅罗-庞蒂的现象学;另一则将实践看作是被构成性的,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涂尔干的追随者们的结构机能主义。前者发展成方法论和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而后者反之则趋于否定“我”作为主体的去中心化哲学观。在布氏的眼里社会生活应被看作是结构、性情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习性则是在人类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必然产物,它是先天的,但是又受到后天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并经过经验的重塑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定向性,这样的一种定向性的习得和选择过程便是习性。

在具体实践中习性往往反过来又影响着社会结构(场域),因此,可以说习性在社会实践中习得,同时又指导着社会实践。习性作为一个消解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体系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交叉点,它连接了场域与文化资本理论,作为对社会行动者个体特征进行描述的习性(在布氏的思想中也是一种资本形态),是具体场域长期历史培育的产物,是场域在人类身体的客观化^[5]。布氏在《实践感》一书中指出:身体习性是具体化、身体化的、成为恒定倾向的政治神话学,既是姿势、说话、行走,又是感觉和思维习惯。可以理解为场域在个体行动中培育了

行动者的习性,行动者的习性又反过来在实践中赋予场域以活力,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6]。设计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行为(习性),不可避免的与社会结构(场域)形成了互动关系,同时因为设计的文化、艺术属性,它兼具文化资本的特质,从这一点出发,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设计学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介入方式,具体可参考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设计学研究对比见表 2。

表 2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设计学研究对比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Bourdieu'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science study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	设计学
场域	社会关系
习性	设计行为
资本	设计作为文化资本的转化

3 设计管理——设计研究的价值与责任

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设计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设计产品外,还延展到计算机等技术形式、城市环境、人类管理下的自然环境、结构化服务及设计活动构思的策划人员。设计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超越线性历史向设计与崭新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关系研究,设计管理作为设计领域的一门学科于 1966 年由英国皇家艺术协会首度提出^[7],近年来国内高校(清华、同济、央美等)相继将其设立为一门独立的大学专业,可见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与市场的青睐。但是,目前设计管理的概念更多地是局限在所谓的“管理学”框架内,主要从市场与企业的角度出发,其目的为引导企业整体文化形象的多维的管理程序和企业发展策略和经营思想计划,在这个层面上,设计管理更多的是资本趋向,而忽略了设计研究中越来越强调的设计实践行为对社会关系构建及良性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日常生活愈加物化,科技的迅驰迭代使物质生活得到提升的同时也通过媒介(大众娱乐、商品等)构筑起一种颠倒的影像,也就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所批判的景观社会,德波指出:景观生产让社会关系在物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影像化,它让大众处于痴迷的静观状态,它要求服从、麻木和愚蠢^[8]。如果不加分辨地以为将企业即经济利益作为设计管理的目的,那么作为与大众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设计行为只能沦为景观拜物教的帮凶,成为景观生产技巧的一部分。美国设计史学家,《世界设计史》作者维克多·马格林认为人们正处于一个全球性的转折点。当下的设计必须服务于社会公益^[9]。作为制定设计策略角色的设计管理同样应或者说更加有责任承担起构建“好社会”这一使命,设计管理、设计行为与构建良性社会发展的关系见图

1,读者可通过视觉的形式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一过程。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查姆从伦理学的观点提出设计的问题不仅是技术上或审美上的,而且是伦理方面的^[10]。澳大利亚学者托尼·弗莱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将设计比作生命符号,指出产品设计应是具有关怀性的行为,希望它能够通过商品、商品文化以及市场的力量,来纠正混乱的社会、危险的机器、没有美感的消费品,以及拥挤的、被污染的城市环境。美国设计史学家、设计管理学先驱理查德·布坎南在谈到设计与商业、管理的结合时反复强调,这样不是为了创造盈利,而是为了通过合理的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让设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让设计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都更加顺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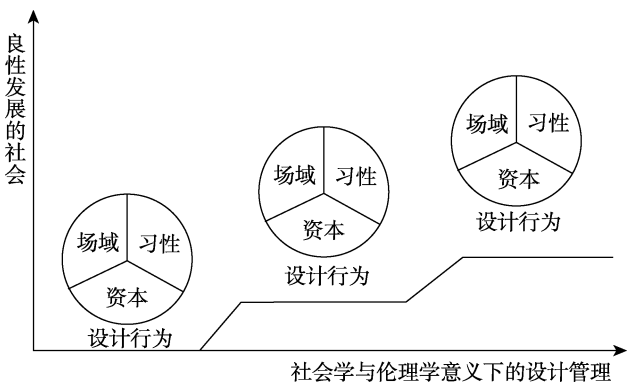


图 1 设计管理、设计行为与构建良性社会发展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sign management, design activity and positive social development

4 结语

现代设计管理除了市场管理的方法论,绕不开设计理论的指导,更不能忽视社会学理论,同时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属性的特质决定了它可以为桥梁,弥合设计研究理论与设计实践之间断层,在更高的决策层为具体的设计行为起到指导、统筹的作用,其遵循的设计原则应是“对社会有用”而非“从他人的需求中牟利”,在进行物质创造的同时,还要保持生物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实现“好社会设计”的多重使命。

参考文献:

[1] 卢川. 艺术设计史观的解构与重述[J]. 包装工程, 2018, 39(4): 19—22.
LU Chuan. Deconstruction and Reiteration of Historical Viewpoint of Art and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4): 19—22.
[2] 阿德里安·福蒂. 欲求之物: 1750 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ADRIAN F.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Since 1750[M].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 [3] 约翰·沃克, 朱迪·阿特菲尔德. 设计史与设计的历史[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1.
JOHN A, JUDY A. Desig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Design[M]. Nanjing: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2011.
- [4] THOMAS M. New Thinking in Design Thomas: Conversa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Jersey: Wiley, 1996.
- [5] 李清华. 习性、场域与身体经济学——设计物品使用和消费维度的现象学考察[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LI Qing-hua. Habit, Field and Physical Economic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6]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BOURDIEU P. Pratical Sense[M].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 [7] 李永慧. 设计管理在包装设计中的实施[J]. 包装工程, 2015, 36(7): 39—41.
LI Yong-hui.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sign Management in Packaging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5, 36(7): 39—41.
- [8]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BOURDIEU P. Pratical Sense[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张同炼. 会面马歌林探寻答案[J]. 设计, 2016(2): 140—141.
ZHANG Tong-lian. Meet Victor Margolin to Find Out[J]. Design, 2016(2): 140—141.
- [10] 理查德·布坎南, 维克多·马格林. 发现设计——设计研究讨论[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
RICHARD B, VICTOR M. Discovering Design: Explorations in Design Studies[M]. Nanjing: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2009.